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四十一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一

宋 王宗傳 撰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易之有萃云者謂天也人也鬼神也君與臣也民也物也交相會通之時也故其卦德曰萃亨而彖則釋

之曰萃聚也夫萃之所以為聚者合兊與坤而言之則曰順以説即五與二而言之則曰剛中而應此萃聚之故也夫坤順也而在下則下有以順乎上也兊説也而在上則上有以説乎下也下既有以順乎上而上又有以説乎下此上下之萃也以九居五剛而中者也上有剛中之君而下應乎柔中之臣剛柔相應君臣聚會此君臣之萃也所謂萃聚之故如斯而已矣故曰萃聚也順以説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

廟致孝享也此又言人神之萃也胡安定曰夫人之生則精神萃於身及其死也雖欲見其容貌而有不可得王者觀萃之卦設為廟祧以萃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使天下當萃之時皆知尊事其祖先也王謂九五也假至也盡也所謂致孝享是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此又言君民之萃也大人亦謂五也夫當萃之時天下之人所以惟見大人之為利者以九五大人所以萃天下者以其有是中正之德

故也河南曰人聚則亂物聚則爭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不以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安得亨也故利在於正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此又言天人之萃也夫時在天隨乎時者在乎人當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萃之時用大牲非吉歟當剥之時不利有攸往則萃之時有攸往非利歟蓋不如是非所謂順天命也天命即天理也隨時而動无違天理此所謂順天命也用大牲吉亦承上文所

謂王假有廟而明用大牲之意然當此之時凡事皆吉於用大亦不特大牲而已也成大功立大事興大利去大害凡此皆吉於用大者也故繼之以利有攸往謂凡有所往惟此時為利故也夫觀坤兊之順説而知上下之萃觀二五之相應而知君臣之萃觀致孝以享廟而知人神之萃觀以正聚人而又知君民之萃觀天命之不可不順而又知天人之萃則天地萬物所以萃聚之情豈容有所遯乎哉故蔽之曰觀

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程河南曰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静始終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水上聚於地則其聚者多矣故為萃之象然所聚者既多則播蕩匯漾之患生矣故地大而物衆人繁而事叢則兼取并奪之禍常生於此時若以為時方和會也而忘其所可戒此正秦人夷名城而銷鋒鏑

者也夫四海已囊括矣天下已席卷矣當此之時自以為豪傑既鉏海内一統子孫萬世帝王之業故向之天下之兵今也聚之咸陽為十二金人冝其无有可慮者矣居无何陳涉以氓隸之人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而秦亡矣是何也不知不虞之為可戒也龔深甫曰兵作於睽僵於萃萃久則弊然則除其弊而新之惟此時為然兵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之謂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以陰而應陽萃之正也然三以无應與四相比而有近而相聚之嫌故初之孚於四也而不終其孚焉故曰乃亂謂相信之志疑亂而不一也然居萃聚之時上下相求下順而上說故初之志雖疑亂而不一而四也必説而應之故曰乃萃若號謂乃亂也一握為笑謂乃萃也夫初之志既疑亂

而不一也故有若號之象焉謂以憂疑自沮也四也
説以應之則一握之頃復變號咷而為笑樂矣謂得
其所聚也夫如是則初也又何必憂疑自沮而至於
若號乎故戒之曰勿恤夫既勿用憂恤而往應於四
則亦孰我咎乎故又勉之曰往无咎大抵初以陰柔
之才而居下位才與位俱不足者也當萃之時其才
與位既俱不足而六三又以无應而與四有相聚之
嫌故初疑四之不已應也而相信之志至於疑亂而

不一聖人於此可不戒之而勉之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鑚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惡之此言正喻君臣相聚之道然也故又繼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是鑚穴隙之類也夫必由其道而往此六二之所以吉於有引也蓋

以六居二正也而九五在上亦正也二五居相應之地而其聚也以正故无不由其道之失五之於二也既有引而進之之禮則二之於五也亦必吉於引矣故其聚也以正其誰咎之夫孚者萃之本也二以正道許五則所謂中心之誠然者未始或變也如此則上下相聚不待文飾而誠意交通矣猶之祭也以誠敬為主故雖簡薄可用以薦也孚乃利用禴禴祭之簡薄也謂誠意交通又何以文飾為哉雖然同此時

也彖以用大牲為吉而六二以用禴為利何也曰備物者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當萃之時以陰比陽若有所萃也故曰萃如然萃貴於正三之於四非萃之正也故若有萃而實无所萃也故曰嗟如謂欲萃於四而不獲也夫欲萃而无所萃又何利乎故又曰无攸利夫三與上居相應之地

雖非正應猶愈於无所萃者若往而與之萃則亦所謂以類聚也又況各居順說之極下順而上說以同類相與又何咎歟故又勉之曰往无咎曰小吝云者夫以陰與陽萃則以晦求明以弱資強而萃聚之道為有益也今以陰萃陰特求免於窮悴无萃之嗟爾何所益哉此於萃聚之道小而吝也上六无與為萃者若六三者往而與之萃則巽而受之此亦上六之所欲也故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之聚也下比羣陰得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大吉然後无咎大周徧之義也无不周然後為大大天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之如齊之田恒魯之季氏是也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此程河南之説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萃之主也夫當萃之時為萃之主莫大於有其位又莫大於有其道蓋位也者所以一天下之聚者也而道也者又所以久天下之聚者也九五曰萃有位則所以一天下之聚者謂有是位也又曰元永貞則所以久天下之聚者又必有其道也夫當萃之時有是位而无是道則九五之志豈得謂之光大矣乎雖

能无咎而天下不我信者亦衆矣故曰匪孚謂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人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則未至也此豈能无未光之悔乎故必元永貞而後悔亡元始也永終也貞不變之謂也惟夫九五之德居中履正而能終始不變焉則萃天下之道无餘事矣故无未光之悔而曰悔亡也程河南曰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在此三者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夫以陰柔之才而處萃之上位而欲下之已聚者難
矣又況當萃之時諸爻剛柔皆有其應而上六獨无
焉其安能居此上位乎宜其齎咨嗟嘆而至於涕洟
也鄭康成曰目出曰涕鼻出曰洟夫上六萃之終也
說之極也萃久則散說極則悲蓋其勢然也當是之
時比五而居上此蓋小人之得志者也宜若得所萃
矣然萃久則散說極則悲向者以為甚安也今也反

以為未安焉小人而乘非所據故不能終保其位大抵然也其曰无咎云者在君子以為无足咎之故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夫天下之事有所謂日進而不窮者蓋亦順夫理而已矣夫苟於理而未順未有能日進而不窮者此易之所以有升而卦德則曰元亨也夫升之所以元亨

者以坤居巽上而言之則曰柔以時升合巽與坤而言之則曰巽而順指九二之於六五而言之則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元亨也夫柔之為物非能強進者也自非務順乎理安能升乎其曰柔以時升云者時之在天也積百刻而成日積日而成月積月而成時積時而成歲初若甚微終則甚著初若甚近終則甚遠柔之能升也蓋亦如此而已矣何也與時俱升故也故曰柔以時升坤順也巽亦順也下巽而上順其

曰巽而順則亦无適而不用其順也以此為升非順乎天理矣乎以九居二剛而中者也上應六五柔中之君故曰剛中而應夫當升之時雖曰以柔而升也然猶之木也其能自下而升諸上者苟其中之不剛則亦委靡而已矣此又柔之不可无剛也故以九二之剛中而上應六五之柔中内有所主而外有所應以此為升是亦順乎理者也合是三者以言升此升之所以元亨也故曰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

也南征吉志行也此又申言大亨之效有所戒有所
勉而使君子之必知所升也夫升之所以大亨也如
此則用此道以見大人又何憂其不升也故二之與
五剛柔得中君臣相應何慶如之夫苟或憂其不升
而遽已焉則安能大亨矣乎其曰勿恤云者戒之也
南明方也升之所謂大亨者蓋亦捨晦而趨明之謂
也故以南征為吉而曰志行也夫君子之志亦志於
明而已矣不志於明又安能大亨者也其曰南征云

者又勉之也夫聖人之彖升也既言其所以大亨如此又有所戒又有所勉爲君子者可不務乎然則人臣之進君學者之進學臨事而從長皆然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天下之物由微以至著自下而之上者地中之生木也何也順使然也蓋坤順也巽亦順也以順生順故坤地之中生巽之木始於毫末終於尋丈者以順故也此升之象然也德之在君子亦猶木之於地也何

也君子之性順也而德出於性亦順物也以順生順
故其積也不已則始於小善終於為聖為賢其高且
大孰禦焉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无不知敬其兄夫愛親仁也敬長義也君子之仁
始於愛親而已及其以愛親之仁積之而至於无所
不愛則仁滿天下矣君子之義始於敬兄而已及其
以敬兄之義積之而至於无所不敬則義滿天下矣
夫由愛親而至於无所不愛由敬兄而至於无所不

敬者非順德不能也吾故曰天下之事亦有所謂日進而不窮者蓋亦順乎理而已矣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升以柔升者也然初六以柔巽之才居升之初非有剛明之援與之同升則亦未易升也惟初也以柔巽欲升之志上承九二剛明之賢故九二亦以其同體也而與之合志以同升焉故曰允升允信也夫九二方且信我而與我合志以同升焉則其為吉也孰大

於此蓋謂之大吉則當升之初上下相信而不相疑由此而升則功業可以被天下矣所謂吉之大者實基於此故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彖曰剛中而應謂二之於五也當柔升之時卦惟二剛而九二剛而中又巽體也故无過剛之失而足以上應柔中之主故曰孚乃利用禴无咎謂二五剛柔之得中而君臣之相應故也夫君臣之志患不相孚

苟孚也則雖簡薄可用也何也无事於文飾故也故以用禴為利謂以誠敬為主也如是當柔升之時庸詎以過剛為咎乎河南曰自古以剛强之臣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於交其能免咎乎夫九二能以誠意上通於君亦豈為臣之道无咎而已乎道合而志行則其利澤可以被於天下此九二之孚所以有喜也萃以上萃下者也故六二引吉无咎而復以孚乃用禴繼之升以下升上者也故九二曰孚乃

利用禴而復以无咎繼之此雖升者萃之反而九者
六之反也而以誠敬上通乎五則亦一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夫當柔升之時而九三之升也乃獨以剛過之才升
焉如涉无人之墟故有升虛邑之象夫其升也如升
虛邑然又何疑沮之有哉龔深甫有曰李元量耿希
道皆以此爻為湯武之升而以六五為舜禹之升蓋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既為文王之升矣則以此爻為

湯武六五為舜禹故也令輒依之李元量博士曰初與二臣之升也過乎二則非純臣之象是以九三之升惟湯武足以當之方夏之末商之季法度縻矣禮樂墮矣故國雖大謂之邑其曰虛又若无人耳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以柔順之德居謙虛之位順之至也昔者文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自處謙順而其

德則升其道則亨故六四之升有王用亨于岐山之象蓋謂文王嘗用此至順之道而亨于岐山矣以是為亨則吉于亨矣其誰咎之乎乃若後世之權臣强諸侯不知王者有至順之事而包藏禍心至於攘奪潛竊者難免乎萬世之咎矣況欲吉得乎李博士曰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蓋謂示後世已然之事其功過於空言故明夷取於箕子升取文王岐山凡此亦載之行事欲其深切

著明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彖曰柔以時升蓋謂五也李博士曰凡人君皆升乎天位而所以升則不同有去民之害順乎天而升若湯武者矣有功德被於天下薦諸天而升若舜禹者矣六五貞吉而後升階蓋言於正既吉升而有序堯舜禹是也故以階言之謂賔主以揖遜而升者也耿希道曰舜禹之事聖人所欲也湯武之事豈聖人所

欲哉故貞吉升階為大得志也若夫明夷之九三其所以大得者乃南狩之志爾非聖人之本心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至上六无所復升矣坤陰既極冥昧无覿故曰冥升夫消息盈虛之理曷可常也有息必有消有盈必有虛升至上六无所復升矣而猶不已則有消而无息有虛而无盈矣上六曾不知此冥於升者也故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然以上六不知止息之心用之

或得其正則又利矣故復曉之曰利于不息之貞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此不息之貞也惟施於此為利若施於消息盈虛之際則不富矣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易之六爻大率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如姤復等卦則陰陽雖分多寡而有消長之漸至泰至否則陰陽

之勢均矣然亦大率以往來屈信為君子小人之勝負至困則陰陽之勢亦均此雖非消長之卦不以往來屈信論而陽爻又雜於羣陰之中為之掩隔此君子不偶之象也故聖人名其卦曰困而彖曰困剛掩也所謂剛者九二九四九五是也二之剛為初與三之所掩四與五之剛為三與上之所掩故曰困剛掩也此指三陽爻見掩於三陰以言困也險以説此又合坎兊二體之用以言乎困之道也夫困也者所謂

險難之時也當險難之時而能說以處之則樂天安義而不失其所守故時雖困矣而其道則亨也夫時雖困而道則亨此非君子不能也故繼之以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子思子曰君子素患難而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焉此之謂也若小人則安平无事之時猶失所守況當險難之時乎又焉得亨矣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此又指二五之剛中而能盡處困之道也夫正者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而在事

與物則為理古今有殊時而此正則不變萬物有成敗而此正則固存故是正者在困之爻則二五是也在人則大人是也何者以其剛中故也其中也剛則此正不移投之窮困險難之地何往而不吉乎非能吉也能不失其正故吉也或曰君子或曰大人云者亦无異義也卦德於大人吉之後又繼之以无咎之辭謂當此之時以大人之德不能无困然在我者有處困之道故有吉而无咎也彖文省此二字者謂既

吉則无咎矣朱子發引范諤昌之言曰彖文脫无咎二字恐未必然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此又指兌說在上或至於尚口以為處困之戒也夫當險難之時固在於說以處之然不知自說之道而徒尚口舌以求說於人欲以免夫困人誰信之哉秖自取困窮爾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前言以說處困而亨此又言尚口乃窮者蓋言當此之時自說可也說人不可也此聖人重複發明兌說之旨恐萬世之下處困

之君子誤用其心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也者水之所鍾之地也今也坎水在下兊澤在上見澤而不見水澤无水者也夫其澤存其水亡此困乏之義也故為困之象君子當困窮之時而至於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宜然而不然若澤之无水焉者此世人所謂有不可知者存也而君子於此則務致其命焉子曰不知命无以為君子也又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君子之學不至於命如處困窮何故處困窮之道在於致命謂欲至其所至之地也命之學至之而无餘則在我之志者亦无所不遂者矣君子之志志於行吾義而已學而不至於命則一為窮困患難之所攖必至於喪其所守矣義何在焉故夫知義與命之為一者可與處困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夫柔之所附者剛也剛既見揜則柔亦失所附矣夫剛揜則剛困柔失所附則柔困故初之與四雖居相應之地然四方困於見揜而未能下應於初初欲上應於四又為九二之剛所礙則居失所安矣故有臀困於株木之象株木指九二也夫陰柔之人一有所礙遂不能安其所遇而至於迷惑自失入于困窮幽暗之地故曰入于幽谷謂坎險之底而不能自拔也夫不能自拔於幽暗之地則雖上有九四之應也三

歲之久其能覿乎此无他陰柔之人既无明見一遇困難遂至顛冥失錯理固然也故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彖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夫以大人剛中之才而處人臣正中之位則九二是也九二以剛居中則安其所遇故雖困窮險難曾何足以動其心但處人臣正

中之位而未能推君之惠澤以充足天下之願欲而使之飽滿酣適焉則吾以是為困也故曰困于酒食雖然二五之大人以正相應亦不終困也故又曰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蓋朱紱方來云者五之下接乎二也利用享祀云者二之上通乎五也夫朱紱之為服者王者所以蔽膝也九五方來下接乎二故取蔽膝之服以為象享祀之禮以至誠默通乎神明者也九二自守於下利用至誠以上通乎五故取享祀之禮

以為喻夫上有以接乎下而下有以通乎上此大人以正相與而不終困者然也然又以征凶无咎戒之者謂方困之時為九二者若不知以至誠自守而往求遇合此非大人之道也犯難罹凶乃其自取爾又誰咎乎夫以九二之剛中猶不免於戒處困之道庸可易乎故象又申之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蓋謂當是時也雖未能推君之惠澤以遍及天下惟以剛中自守而无庸有所往焉則自有朱紱方來之慶矣程

河南曰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惟自守至誠而已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石堅重之物也而非陰柔之才所能勝也往而犯之祇自困爾故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謂九四九五二剛在上堅重不可犯也而三犯之以取困也蒺藜蔓草之有角刺者不正之人濫乘非據而處正

人之上豈所安也故繫辭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謂九二之剛中豈可乘也而三乘之非其所安猶藉刺負芒然也夫六三所以輕犯二剛以取困者徒以上六吾配故也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也故求配於上六然上六宫則是也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小人輕進妄動无與親合危辱困極如此豈吉祥之徵也哉故不免於凶禍也繫辭於此又言其所以凶也而曰既危且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

見邪蓋甚之也以是觀之當困之時不善處困者三陰之爻皆然也然君子為之商其尤不善者六三是也初六次之上六又次之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坎中之一陽下礙初六故曰株木其為材也剛上衝九四故曰金車凡此皆九二之象也夫初既困于株木而不能上進四又困于金車而不能下逮何答如

之然九二有朱紱方來之慶九五又有徐有說之理二五自以同德相應而九四應初之志可以徐徐而來也徐徐謂有困窒而未遽前也夫處不當之位動輒有礙而未遽如意所賴者有與在下終必遂志非終困也故雖吝而有終河南曰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茍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

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彖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夫以大人剛中之才而處人君正中之位則九五是也然當困之時剛有所揜而志未得通故有劓刖之象劓之謂傷於上也刖之謂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故也夫五之困如此故遠近隔絶應效未至故其說未遽有也故徐徐焉爾而象又推原九五所以致說之道而曰中直也蓋言二五大人以此道相許久矣但時方困剛

方揜故其説徐有也祭祀者人君所以禮神也夫祭祀之事必以誠敬為主而後獲福祐之報九五之下交於二也不以誠敬默通乎二安能獲其應助之力乎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夫二五皆以至誠相感通故同以祀事明之然要之獲應助之力者五也此受福也之言所以獨歸之五焉禮有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之别五居尊故言祭二在下故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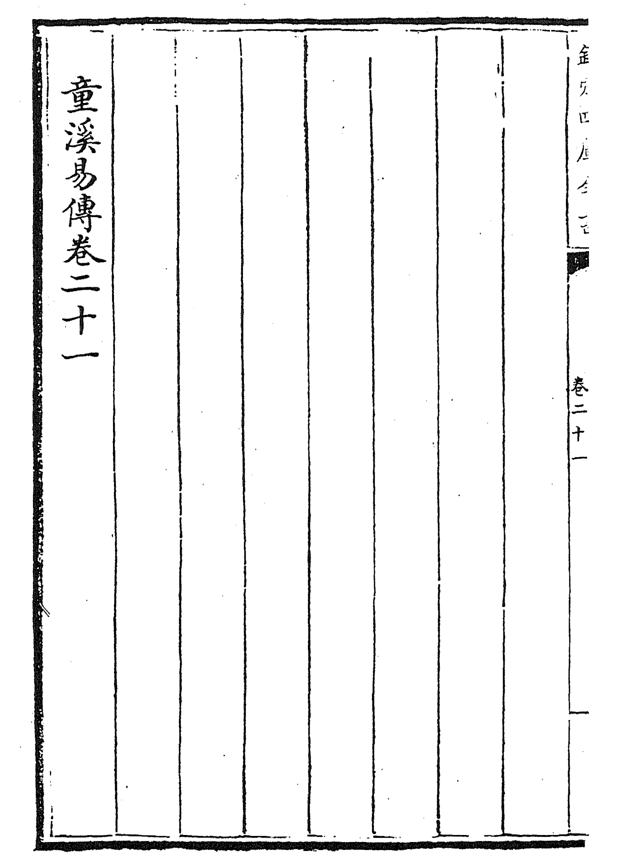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至上六困之極矣六三非其正應也徒以陰柔相纏繫而已非果能脫己之困束也故困于葛藟九五不可乗也陽剛中正之君方務去剛揜之困而上以陰柔乗之豈其所安故又曰于臲卼夫上六有此二困而不知物極則反困極則通何也无乃自謀之拙乎曰云者自謀之辭也如是自謀曰動則有悔也姑

求安於臲卼之地而甘心於纆繫之人也而不知不動乃所以有悔也然則為上六者又何錮於不動而以動為諱乎故聖人於此明以告之以征吉謂其舍臲卼乃所以安釋纆繫乃所以脫其困束也由是觀之甘心於纆繫者未為計之當也若以動為悔乃所以有悔也則莫若吉於行也聖人所以為上六謀者至此可謂審矣為上六者舍其自謀以從聖人可也

朱子發曰范雎困於鄭安平虞卿困於魏齊猶能解

相印以全其軀況體易之君子乎


童溪易傳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四十二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二　　宋　王宗傳　撰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缾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缾是以凶也

朱子發曰此卦彖文脫錯當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

不窮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缾是以凶也以文義攷之理當然也井之為物體用備者也君子之學備夫體與用者也故體欲其居用欲其不居體居則其德有常用不居則其功不匱德有常而功不匱井之所以為井也而君子實得之巽在物為木其義則入也巽之木入乎坎水而上出之則井之功用見乎外矣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此合坎巽之義以言井之功用也井田之法八家為井四井為邑邑者

人所聚井者人所食然邑可改遷而井不可改也何也水之所在故也猶君子可以富也可以貧也貴可使為王公賤可使為匹夫此邑可遷改也道之所在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此井不可改也何者以其剛中也如使其中之不剛則易涸矣安在其不可改邪盡乎此者於爻則二五是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此指二五之爻以言井之體也夫井之為物也取之而不竭无喪也存之而不盈无得也无喪无得

則凡有求於我者皆賴我以為用故也得乎我而往者井井然也未得乎我而來者亦井井然也然井之所以為井者未嘗不一也何者有所謂不窮者存也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此又合井之體用以言井之所以不窮也汔幾也繘綆也夫井以濟用為功幾至於井而未及於濟用則亦與未施綆於井同也何也无益於用故也君子之道推已以及物而已矣雖曰知推之而未嘗及物則亦與不知

推者同也何也无補於物故也故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此又言井以濟用為功而不可以中廢也若夫所以上水者缾也而或羸焉則又非特未有功而已終於无功焉爾矣何也未至者可勉而至已壞者終於无成故也夫君子有善用之才則取之於已用之於人有餘也在我之才或至於不善用焉則如東漢不知謹密之君子自保其身之不暇又何暇於濟世而救物也哉故曰羸其缾是以凶也此又因井

以言不善用其才者之戒也吾故曰未至者可勉而至巳壞者終於无成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巽為木而在下坎為水而在上其曰木上有水云者木上本非有水也以木巽乎水而上水故也此木上有水所以為井之象也夫水之蓄聚乎井也其初蓋未嘗勞也及夫以木巽之登水於木則動盪汲引以至於或灌或濯或烹或奠其用始勞矣君子之於民

也亦然春使之塗足而耕夏使之曝背而耘以至於為商也則使之竭力於負販為工也則使之精心於技能為士也則使之銳志於行藝何其勞也蓋以謂不如是則不免為无用之棄民故也而民之趨之亦曰此雖上之我勞也然不如是則吾其棄民矣又安得不如是之勞也所謂勸相云者木一物也水亦一物也二物相合而後井之功用見矣若木自木水自水則如功用何君子之於民也旣勞之其道蓋有以

使之相賓以為用者若六府之交修三事之咸和其出入也相友其守望也相助其疾病也相扶持至於父子以仁親君臣以義合夫婦以禮别長幼以序秩朋友以信遇此皆勸相之大凡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在下而居陰井之泥也泥則不可食不可食則廢而无用矣故曰舊井夫養而不窮者井也无得无喪

往來井井又安有新舊之閒乎夫惟廢棄而不用則无日新不窮之功矣故目之曰舊井云謂之无禽則禽鳥且不至況人乎此泥濁在下為一時之所棄也小人汚辱之行人所不取也以至於禽類亦舍棄之則初六之井泥是也程河南曰舍上聲與乾之時舍不同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他卦九二少有可議者惟井之九二則異於是何也

九雖陽剛也而居陰陰虛則下漏又巽體也巽之陰虛在下而復缺无有隄防之者夫缺漏在下故无所容蓄而井之水注射於下以此為井未也乃澗谷也故曰井谷而有甕敝漏之象甕之為器也完則能蓄今也敝且漏焉宜其注射於下也鮒魚生長於澗谷之閒者也井谷之水初无停積徒注射鮒魚而已鮒魚物之在下而微也初六之象也若使在下而有陽剛之助則能隄防此水而不為井之谷也故象曰井

谷射鮒无與也困之九四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九四所謂有與云者指初六也今九二井谷之水注射於下初六陰虛在下而无有隄防之者故曰无與也程河南謂上无應援朱子發謂九五不應无與之者皆誤矣或曰九二之在井既有甕敝漏之象而彖乃例稱之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何也曰澗谷之水尤非易涸者也此豈可改易者邪以其漏下故曰井谷然語其剛中則亦自若也或者

又曰羸其缾凶此豈非九二之所謂甕敝漏邪曰羸其缾云者此爲不善用其才者之設也甕敝漏則以喻井谷也其所指異矣學易者觀象而得其影非善觀象者也凡此皆諸家之誤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居陽陽爲實爲明明則无初之泥實則无二之漏其渫也固宜渫云者清之謂也水既清矣此

可食也而或不見食焉孰不為九三惻心邪惻云者憫其不食故也我謂三也蓋君子有可用之實而不見用於時君子无庸過自惻也為我心惻者人也象曰行惻云者以九三之行清渫如此而不見食焉豈不為人所惻邪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此亦惻者之辭也此九三之清渫之行如此可以汲之而食也汲之者誰乎王之明也謂以我之渫王之明兩者不可相无故也如此則並受其福矣王者享任賢之福而

賢者有福天下之功非並受其福而何象曰求王明云者求謂汲之也知九三有可汲之實而遂求之者此非王者之明不可也在九三也有可汲之實在王者又明知其可汲也而遂求之則賢者之福遍及上下矣若王不明而不知九三之是求焉則為九三惻者將何時而已邪此人主之不幸而生人之无福也又何並受其福之有司馬子長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之謂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以陰居陰陰虛亦敝漏也然在已雖漏而下有九三隄防之助焉則其與九二之得初六亦異矣故有井甃之象謂在已雖陋而修治隄防之力則有賴焉爾此所以能補其過而无咎也朱子發曰古者甃井為瓦裏自下達上然則二之所謂甕敝漏云者則亦瓦裏之不修故也瓦裏之不修非初六之在下乎夫以敝漏之資所與處者曾无修治隄防之助此九

二所以无與也所與處者有修治隄防之助而免敝之患此六四之所以无咎也然則君子之所與處者欲其有補於巳而異乎九二之无與則不可以不謹所與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以坎中之陽而居正北方之位故其為井也洌其為泉也寒夫以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所以有功於養人也故曰寒泉之食中

正也若孔子孟子有養人之德而无養人之位此九三之井渫而不食而萬世之下猶有為之惻心者雖然渫與洌性也食與不食命也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又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君子之所謂性命云者而九三九五之爻求之過半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上六井道之大成也夫井道既大成矣宜无物我之嫌可也故戒之曰井收勿幕上六以陰居陰陰

道吝嗇故為之戒云收謂其井道之功成也夫井道至此功成矣若居有其成而不以與人猶為未成也故以勿幕戒之懼其以成功自居也能若是則有孚矣何者我不拒人而人亦不以我為拒人故也其為吉也豈不大乎故聖人於此以元吉與之夫井與鼎皆養人之具也鼎之上功已成矣則不可以无鉉井之上功已成矣則不可以有幕何也幕所以覆井而鉉所以舉鼎也鼎之功已成而无以舉之功猶未成

也井之功已成而或有以覆之得為成功矣乎故井之上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而鼎之上則曰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 離下兑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予學易至於革喟然而嘆曰噫革之在易也其變易

之尤大者乎何也得失之報理亂之數始終之變具在諸卦未嘗不歷歷焉及之惟革命一說必待革而後盡其辭此其故也而或者必曰文王之於卦德也特曰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而止耳其子文公之於九五也特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而止耳至於孔子然後廣及革命之事噫夫豈知微其辭於卦德者此文王之旨也又微其辭於九五者此文公之旨也即是辭是旨而申之以其事實之以其人而无復隐

諱焉者此則孔子之旨也孔子之於春秋也而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今於易亦然故夫托之空言而使人嘿喻夫革者文王文公是也載之行事而使人欲明夫革者孔子是也然則易微孔子革之旨或幾乎晦矣又孰知夫革之在易也其為變易之尤大也乎故夫革之所以為革也以離火兊澤言之則為水火相息以離中女兊少女言之則又為二女之不相得夫水得火而竭火得水而

滅令也澤在火上則水火相止息者也如此亦豈物理之常也二女雖均女也今也少女反乘中女故雖同居也其志豈相能哉此亦非人情所可常也即是人情物理而並論之革之所以為革也如此故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此合離兌二體之象以言革之義也夫聖人之舉動也初无待於積日持久而人皆知其為當然也此所謂已日乃孚也已止也乃斷辭也止於一日之間而无有不孚者此

豈有它哉蓋其為革也有以深信夫人故也是説也

在爻則為九五未占有孚在聖人則為成湯之彰信

兆民是也故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此指九五以言

革之效也夫暗亂之與人心怨懟時乎革也則革暗

亂而文明革怨懟而為和説文明離也兌説也故曰

文明以説此又合離兌二體之用以言革之時也革

之六爻皆正也故初九六二九三九五上六正也而

以九居四以陽居陰亦正也乃若統攝衆正而尸革

之功者此又九五所以為革之大人也故卦德曰元亨利貞而彖以大亨以正釋之此又總六爻之正而尸之五以言革之道夫當革之時去亂而即治舍故而趨新此生常事也然苟揆之人心而然質之天地萬物之理而皆合蔽之古聖賢之説而无異辭則是事也雖若越常異者而有悔也然革之而當又何悔云成湯之既伐於夏也有慚德焉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此有悔也而仲虺則曰天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道此則悔亡也夫革道患不當爾茍當也則雖成湯有南巢之役可以无慚又況天下之事所謂小小變革也乎故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此又曰大亨以正此言革道之善也夫世事之推遷而天地之變易也故彖於此又以天地之革以明湯武之革焉夫革春而為夏革秋而為冬雖曰寒暑之不同而二氣之相推四時以成則一而已革夏而為商革商而為周雖曰世代之不同而其上

順天命下應人心則亦一而已一者何也所謂理之當然是也天地聖人均所不能違也夫天地變易世事推遷以時為大故又賛之曰革之時大矣哉噫知革之時為大則予所謂革之在易也其變易之尤大者信乎其尤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歴明時

離火也而在下兊澤也而在上故曰澤中有火此即彖之所謂水火相息也時之運於天也日月之相推

寒暑之相盪此水火相息之謂也然人皆知日月之相推寒暑之相盪如是也而不知其所以相推相盪之由此曆學之所由設也故夫曆之設也以二至明陰陽之始以二分正陰陽之中以閏餘定陰陽之終始中終具舉而日月星辰之運動不失其序故天道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而无有主摋之異矣此革道之明效也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中庸有曰雖有其德茍无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則革之初九是也夫九以剛明之才當變革之時宜若可以有為也然其位在下也以能為之才處在下之位而或過為改作之事此豈所謂君子之時中矣乎故處此之位惟以中順之德自守而已可也故曰鞏用黄牛之革而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鞏固也黄中色也牛順物也夫革變革之謂也其曰黄牛之革則堅而不變此又不革之革也以況則君子在

下以中順自固而无過動之愆此所謂時中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以中正之德上應九五中正之君當革之時无有可愧者矣卦德所謂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則六二與有勞焉故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而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夫卦德所謂已日乃孚云者人之深信乎五也六二所謂已日乃革之云者二之有功於五也人之深信乎五初无待於持久焉者以二

之有功於五也亦初无待持久之勞故也是何也中正之德相革之主成革之功不難而易故也以是而行故有嘉美而无過咎此彖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也而六二則曰征吉无咎又曰行有嘉也以言革道之善如此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嗚呼吾觀革九三而知革道不可以或過也夫天下

之弊不可以不革也不革則弊不去弊既革矣亦不可以過於革也過於革則下不安九三居下體之終所謂革道之小成也而又以剛處剛或過用其剛焉此革之所戒也故曰征凶貞厲自古不明此戒而或至於過用其剛者多矣夫朝綱不振吏治苟且糾之以嚴可也嚴而不已以至禍及縉紳動罹戮辱者此剛過也奸宄害治罪惡既稔懲之以刑可也刑之不敬以至禁網苛密刀鋸横施者此亦剛過也戎虜伺

釁猾我中夏威之以兵可也兵或不戢以至中外搔擾民不堪命者此又剛過也夫以九居三正也剛而或過得為正乎糾吏治以嚴懲奸宄以刑威戎虜以兵正也嚴而不已刑之不敬兵之不戢得為正乎然則處九三之時者宜如何曰當以危厲自警而无怎於是正斯可矣故又曉之曰革言三就有孚蓋以革道言之自初至三已三就矣謂革道之小成也有孚謂亦以著信於人矣此豈可以復有往歟故象又申

之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則九三征凶之戒不其著明矣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以剛陽之才處近君之位而當水火相革之際事之可悔者從而革之革之而當故曰悔亡夫處近君之位而所改革者何事也曰子從父之令不得謂之孝臣從君之令不得謂之忠惟四也近而親五以同德佐上而其孚信素結主心故上有所命當改則

改之在我不為嫌而在君子亦不為疑嫌疑兩忘此所以吉也故曰有孚改命吉而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夫事君之道以誠信為本又況居獻替親密之地命在上出也而我乃得以改之自非孚信之志素結主心安能有此吉乎唐太宗嘗欲以鄭仁基息女為充華典册已具魏徵言之帝即詔停其册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遣使奉獻帝詔迎之徵又言之帝追止其詔至於遣使立葉護可汗也

使者未還復遣使諸國市馬徵又言之帝為之止凡此類者所謂改命也然苟非徵也展盡底蘊不事形迹而剴切之誠上當帝心則改命之吉未易至是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乾之九五有大人飛龍之象革之九五有大人虎變之象均是人也而象則異云者亦各乘其時故也夫革之五革命之主也特文辭不顯言之爾蓋其為德也大故其發見也亦大當此之時舉事應變文理昭

著猶之虎變也炳然之文有不可揜而其威信所格罔有不服故无待於占決而知天下有信順之心焉噫非上順天心下應人心其孰能變化感通如此其至矣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至上六革道之大成也又不特九三革言三就而已也故以君子小人並言之以言革之成效也向也

君子隐於巖穴遁迹自晦令也離隐而之顯見於有道之世功業著見如豹之變其文蔚然而盛也向也小人苟免虐害悱然不服令也去虐而歸仁中恱而誠服曽无矯飾之態故革去面從而以恱順之心從乎君也夫舉天下之君子小人莫不皆有所革如此則革道之大成也當此之時豈可復有所往哉務在鎮静以安人心以漢承秦之後蕭規曹隨以興清静之化可也夫苟昧此則斯民又未有息肩之暇矣故

又戒之以征凶居貞吉蓋天下之弊始則患乎不能革故六二應五當革之任則勉之曰征吉弊已革又患乎不能守也故九三上六俱以征凶戒之然三之征凶則曰貞厲而上之征凶則曰居貞吉者革於三則防其剛過於上則以陰静終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也者致潔以養人之具也故鼎有新義凡天下之事所謂日用而日新者必曰鼎新以其致潔故也序卦曰革物莫若鼎雜卦曰鼎取新也是也易也者日用而日新之道也故其卦有取於鼎焉古者制器必取諸象鼎之為卦也實具鼎之象焉故以全卦觀之則分植乎下者足也初六是也完實乎中者腹也二三四是也對峙乎上者耳也六五是也橫亘乎上者鉉也上九是也夫物有足有腹有耳有鉉非鼎乎故

曰鼎象也此以卦之六畫以言鼎之象也以二體觀之則巽為木也而在下離為火也而在上以木巽火而火出乎木則又鼎之功用見矣故曰以木巽火亨飪也此以離巽二體言鼎之用也夫鼎之為用至重也天下莫不用之然惟聖人為能極其用故繼之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蓋以是惟新之命而畀之聖人者上帝也故聖人必有以享之然於享上帝必曰亨而養聖賢則曰大亨云者孔氏疏義

曰享上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多養須周徧故亨上加大字也朱子發曰以享上帝之心推之以養聖賢人有不樂盡其心者乎其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又即鼎之用以言惟聖人為能極其用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此則即巽離之用與六五之柔中以言卦德之所以元亨也夫鼎之為卦巽下也故有人君卑巽下賢之象離上也離為目又六五鼎耳

也故有耳目聰明之象夫人君能畢巽以下賢則天下之賢孰不為吾用哉故以天下之耳為耳則其耳聰以天下之目為目則其目明此所謂巽而耳目聰明也夫人君之耳目既聰明矣則以柔居尊位无愧也故柔順之道巽於下則為下賢進於上則為六五而且得中焉以與九二剛中之賢居相應之地此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夫巽而耳目聰明則巽之效也柔進而上行則柔之效也得中而應乎

剛則中之效也鼎之君具此三者故卦德曰元吉亨而彖曰是以元亨也蓋謂之元亨則吉在其中矣河南曰凡卦離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也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斯言也不惑於卦變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李博士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猶之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功也語井而不及功語鼎而不及用非觀象知意也夫鼎之為器也其形端正其體鎮重

其用日新故鼎之奠於此也而木上之火亦凝然於此而後亨飪之功見焉君子之觀此象也則亦正其位而已矣其位既正則命令遂於此而凝焉如木火之凝然於鼎也則造化之功亦於此見矣蓋木火相資以成變化有凝命之象凝聚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予亦曰苟不木火鼎之用不凝焉然則鼎之用不凝則鼎也者无用之器也君子之位不凝則位也者亦豈非无用之器乎故曰語井而不及功

語鼎而不及用非觀象知意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鼎之最下趾之象也鼎當致用之初也傾而倒之去其故穢以取新潔故曰顛趾夫趾顛則鼎覆矣此宜若非順道也然時乎當顛也則於理為未悖也故穢者不去則新入者亦穢矣庸可以顛趾為嫌乎故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其在人則棄不

善以從善也夫鼎趾之顛不正者也然出否以從貴則雖顛未悖也故又曰得妾以其子无咎蓋妾非正者也猶之鼎之顛也然而有子焉則不正之咎可无也何者有可貴者在也故夫善之出於不善也君子不以尤前之不善也而棄夫今日之善若追其前日也而尤之則殆非棄瑕録善之道也蘇東坡曰聖人之於人也貴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苟騂其角犂牛之子可也朱子發曰得賤臣者苟利於

宗廟社稷則或出於屠販奴隷夷裔俘虜不問其素可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以剛實居中此鼎之有實而居中者也夫受任而得中則任无過分而能有其實矣否則必致滿溢之懲如九四之覆餗實何有焉此君子所以貴於自謹也故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若九四不知自信而

有覆溢之愆則所之之不慎故也我仇謂六五也四繆當髙位重任而上比乎五其得君亦既專矣五欲下應以助二而四實閒之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夫五之不我能即則惟四之是即可知矣此過分之任莫大之責不以加之二而四實當之故二也得以適當其分而无過其實而不失之也故曰吉而象曰我仇有疾終无尤也夫五之有疾乃所以為二之无尤使二也不知慎其所之而冒越以干五則過分之

尤終亦有所不免矣其能无尤矣乎王輔嗣曰有實之鼎不可復有所取才任已極不可復有所加胡安定曰鼎之實必有齊量若過其盈溢則有覆餗之凶君子有才德亦有分限若職事過其才分則亦有曠官之謗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二鼎實之得中也九三則鼎實之將盈也而又以

陽居陽其實充充然美且甘也是故可食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之故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夫鼎耳六五也五以无為為鼎之主而尸舉措之功然其所以舉措者又在乎鉉鉉上九也九三與上九非其應也故上不以鉉而授之五則五亦不以耳而聽之三此鼎耳之革也革云者謂失其所以相從之義也如此則鼎有滯塞而无行移矣故三雖有美且甘之可食者如雉膏然又何望於見食巳乎

雖然藴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乃亨以五之耳目聰明決非棄才之主以上之剛柔有節亦非蔽賢之士方將陰陽和而雨焉則不食之悔可以虧去而終獲其吉也為九三者宜守其正以有待焉可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實自二至四无餘地矣无餘地則溢溢則覆此理之常也又況以九居四中非九二而正非九三其才與德視二與三固已有慊矣而且居近君之地位

高位謀大謀任重任其能无傾覆之患矣乎此所以
不勝其任下折而上覆也故曰鼎折足覆公餗足初
六也四本應初今也鼎折其足此非初之誤四也乃
四之累初也餗鼎之實也覆公餗如漢王所謂敗乃
公事也夫足折而餗覆則淋漓於外鼎之形體為之
汙辱也任不勝而公事敗則醜惡外見堂堂國體豈
不為汙辱巳乎廢興存亡未可知也故曰其形渥凶
原其所以至是者何也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

謀大力少而任重故也故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夫不度德不量力而遽當其任以致凶患何如其信也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起發三問而文皆應之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居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乃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王陵讓平勃以阿呂后意背高帝約平曰於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亦不如臣卒之誅呂安劉者平與勃

也夫田文陳平方之古大臣雖曰未可然位高位謀大謀任重任言與事符亦庶幾於能信者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六五以中虚之徳為鼎之主中則不亢虚則能受此所以居无為之地而尸舉措之功者也故曰鼎黄耳然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上既曰玉鉉矣而五又曰金鉉何也曰六五之中虚而資上九剛

實之助故謂上九曰金鉉以上九之履柔不純乎剛而且與五接也故又曰玉鉉鉉即上九也亦猶耳即六五也而諸家乃為金鉉九二也鼎耳革九三也夫二與三既為鼎之實矣而復得為鉉為耳五與上既為耳為鉉矣而復不得專為耳為鉉此何義歟又況鼎之形模度數古人蓋於此尤嚴也自鉉至趾其位分固自有次第其法象固自有顛末不應如是之重複而倒置也六五之有取於金鉉云者蓋謂以虛而

受實體柔而納剛以六五之中虛而能來上九剛實之助此黄耳之得金鉉也以是為正非所利歟故曰利貞然則人君欲受人之實而以為己之實也非有所謂中虛之德則不可故象又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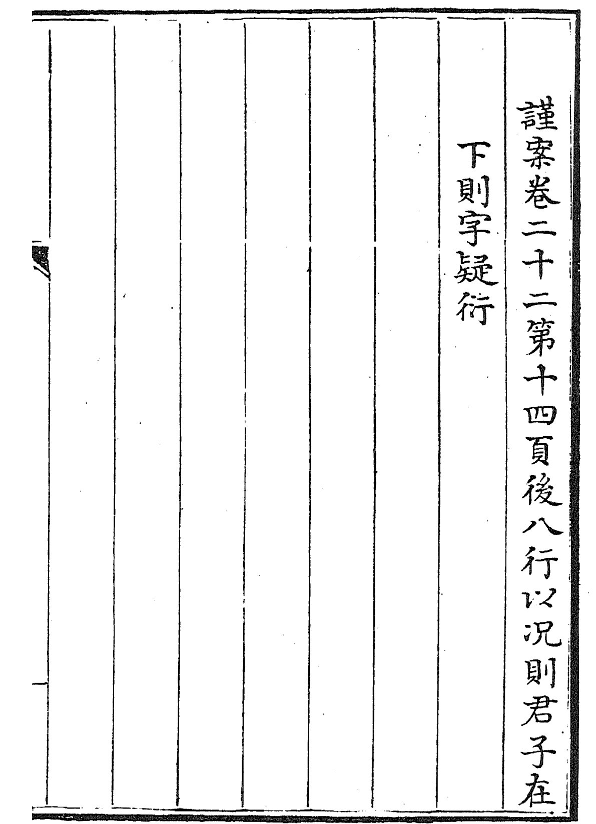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鉉居鼎之上鼎之外物者也非若耳趾之類之相聯屬焉者也此上九之象也然鼎之舉措在乎耳而其

所以舉措者又在乎鉉鉉也者雖鼎之外物也舍是則不可何者烹飪之事既已也則是鉉也必也勇然相五以尸舉措之功而惟恐其覆功既成矣則是鉉也復脫然无所累而自處於鼎耳之外若无與焉其動也其靜也无適而不得其宜如此也此之為德蓋不可以一偏名也求之於物必也謂之玉鉉而後可蓋玉也者不偏於剛而亦不偏於柔剛柔之有節故也鼎之上九處一卦之外以剛而履柔得動靜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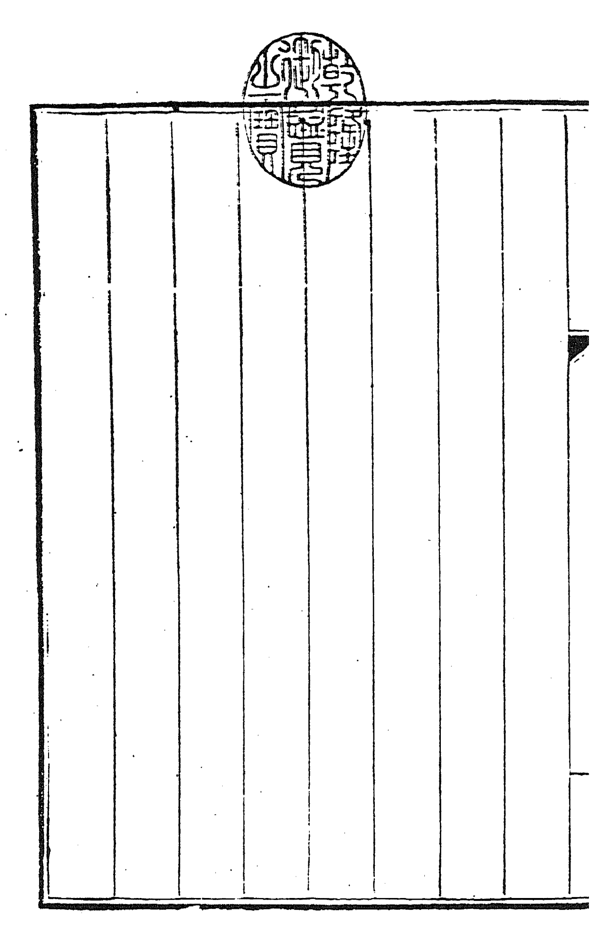
此玉鉉在上剛柔之有節也故聖人於此侈言其功而曰大吉无不利蓋鉉也而金為之特為其剛而已猶未足以語其德之全也語其德之全而有剛柔之節者非玉不可古之君子不以祿位累其心時然後應功成而不居動靜進退无適而不利者蓋其德全故也此上九玉鉉之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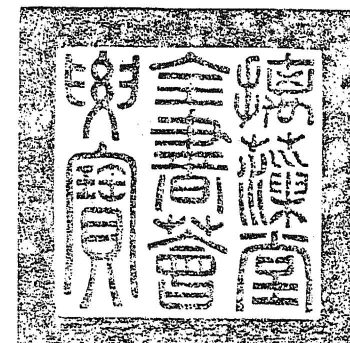
童溪易傳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二第十四頁後八行以況則君子在

下則字疑衍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監生臣馬心綏